



高原有湖光

□ 叶 辛

高原有湖光吗？
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印象中，遍地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群山连绵，山连着山，峰挨着峰，峰叠叠嶂，绵延无尽。所谓连峰际天兮，苍山如海，哪里还看得到碧波涟漪的湖光啊！

恰恰是这一“常识”，使人不知不觉间就忽视了高原上的湖光山色之美。
56年前，我初来到贵州高原的修文县插队落户，生活在大山的旮旯里，无意中关注到了高原上的湖光。这对于因雨雾浓郁、天无三日晴而倍感忧郁的我来说，无疑是精神生活中的一份惊喜。看嘛，被大山包裹得层层叠叠的山谷之中，陆地现出一片辽阔宽广的湖面。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周围大山的影子，时有水鸟拍翅滑过水面，飞到对面的山林里。湖光粼粼地闪烁着，这表面看去去波平如镜的水下有鱼！像在证明我的判断一样，远远的有一叶当地俗名为“飞燕子”的小舟，悠悠地荡过来。小舟上坐着个渔翁，渔翁咂着叶子烟，细细地凝视，小舟里还有两只鸕鹚在梳理羽毛。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给高原上的湖光增添了无尽情趣。

我每天跟着农民们出工劳动，挑灰担肥，铲护田埂，耙田栽秧，干沉重的体力活，累得浑身筋骨酸痛。难得的一个赶场天休息，走到静静的湖边上，看着如诗如画的湖光秀色，我自会感觉心胸豁然开朗，生活中真还有值得留恋和珍视之处。故而，我会在湖畔的大石头上坐就是半天，直到肚子饿了，或者天擦黑了，才在惊觉中清醒过来，赶紧回茅草屋及后几年栖息的石头房子里做饭吃。老乡路过见我呆痴坐着，发议论说，愁乎乎地想什么呀？干想又当不得饭吃，得赶紧去自己地上忙碌啊！那至少能改善点儿伙食！

老乡是不知道的，坐在湖光山色之间，我得到的是难得的精神享受。
插队落户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我所在的修文县境内有一条猫跳河，而我喜欢湖光，就和这条猫跳河有关系。
25年之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猫跳河的激流》，写的是国家用激流的落差，在我插队的地方前前后后建起6座梯级电站。电站建成之后，利用急流的猫跳河水力发电，一度电的成本不到一分

钱。在那个年头，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带着这种印象，我在小文中只描绘了6座电站不同的大坝和猫跳河风光，而忘了提及电站建成之后每个电站都形成了一个人工湖，或者通俗地讲是蓄水的水库。水库容量越大，电站的发电量就越大。

我因司空见惯而忽略了人工湖，万万想不到，客观存在的湖光山色自己“发声”了。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最早建的一级电站，由于挨着红枫岭，就地取名红枫湖，又因其建得最早最大最显气势，猫跳河的6座梯级电站就统称为红枫发电厂。被长长的大坝锁住的湖面，足足有11个西湖那么大。而在贵州高原的旅游井喷式发展以后，红枫湖已然成为省里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我不知多少次乐此不疲地观赏过红枫湖的俊美多姿和妩媚诱人。当年作为知青，我内心深处还期望水电站竣工后招工，让我可以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水电工人。我没有这个福气，但当年我的恋人、后来我的妻子在插队落户的第4年末被招进了红枫发电厂的三级河口电站当学徒工。因为这个缘由，我对红枫发电厂倍添了一份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陪同省外来的作家编辑和文化界人士，不知多少次游览过红枫湖的百岛千湾！

红枫湖最大的特点是辽阔宽广、烟波浩渺，真正是万顷湖光山色美，湖湾多而秀。看一看她那曲折的岸线，就能感受北湖、中湖、南湖、后湖的各不相同。湖区的少数民族老乡说，四个湖区各有特点，湖周边的山山岭岭呢，都是四季常青、四时春色。这里是鸟雀的乐园，是林中兽的福地。更让人惊奇的是溶洞幽深神秘，处处呈示奇观。

而所有这一切，全赖受保护的可以直接饮用的这一湖水！
哦，红枫湖的湖光，不知引起多少文人墨客的赞誉和咏叹。

有画家道：秀丽的湖湾，奇特的山石和植被，开阔的湖面，都可以入画啊！我真想住下来，好好地画它一组。
有摄影师道：北湖的岛，将军湾的洞，花鱼洞的奇山，天皇岛的怪石，都是创作的好素材。

有诗人道：岛多湾多，花多鸟多，水清，清得无法比。怪不得中午的湖鱼味道如此鲜美。

陪同的工作人员代诗人吟了诗句：常年解花终年鸟，一湖清水半湖山。

引得诗人击掌：真正的湖光山色看不尽，山外有山湖外湖。

游船弯来拐去，往往给客人们留下怎么也看不够之感。

我都记不得自己多少次感受过红枫湖的湖光和晚霞了，但是我仍然觉得看不够！这不是和我的青春有关，我讲不清了。妻子还笑话我：没想到你比我这个曾经的红枫人，还热爱红枫湖光哩！

更有让人叹为观止的玄天峡，俯首是一潭碧水，仰望是青天欲坠，真让人惊叹高原平湖里清丽奇秀之景。

船出玄天峡，放眼望去，百花湖畔省城近郊的旅游景点一一呈示，一条又一条五彩缤纷的画舫后面，有百花湖游乐园，有高原上的湖寨百花岛，更有能让登山客喜欢的高耸入云的山巅，上到山顶，又能心旷神怡地极目百里。而无论是攀登这座云归山的哪一段，眼角都能瞥见时远时近的百花湖的粼粼湖光，湖面时而是蓝色的，时而是银色的，时而又又是金色的……这就是高原上湖光的迷人之处，也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处。

这使我联想到文学。有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也是这样吗？书刚出版的时候似乎影响不大，许多生活在当下快节奏生活里的读者一见砖块般的书籍，那么长的篇幅，又价格不菲，就望而却步了。但当真正领略作品的神韵后，就会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意外惊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抽点时间，花点工夫，游历高原上的湖光山色，用心用情感悟，就会得到旅游之外的收获。

■ 叶 辛，历任《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上文坛》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至第九届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曾获得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贵州民族报》专栏作家。



松江河上的月亮

（组诗）

□ 木 青

松江河上的月亮

此刻高高地悬挂在夜空
墨蓝的山，几朵白云
在月光的映照下透着神秘和悠远
一些灯盏落入水中，飘飘荡荡
水中乱了月影，像海上钢琴师
在河面弹奏着肖邦的《夜曲》
山河辽阔，月明星稀
我像那枚弦月雕琢着自己的盈亏
也雕琢着海的潮汐

太阳在山岭上奔跑

无数次的
我看见太阳在山岭上奔跑
它在我左右
始终和我保持一样的速度
我们追赶山峰，追赶云彩，也追赶晚风
每一次奔跑都是为了追赶那个自己
多少次我停下来观望
晨曦与黄昏都是它微笑着的脸
在那些被阳光放牧的日子
我终究是没能跑过头顶的太阳

鸟的阵列

晨光打开天空的窗户时
鸟的阵列在天空飞行
碧蓝的天空，飞鸟的翅膀
曾在这方天空挥舞过
飞机的浓烟，像云的线条
在天空久久不愿消散
它们走过的天空除了太阳和白云
似乎再未容纳下其他的事物
好似造物者，时刻都在
俯瞰着众生，也接纳着众生。

四月茶山

四月的茶山
嫩绿的音符渐渐冒出
宏大的五线谱上
谁在悄悄填写曲谱
这起伏的山坡
涌动的曲调
采茶姑娘曼妙的身姿
在茶道穿梭
一芽一叶，一山一水
雨后的叶间
都悬挂着一个
小小的太阳
你可以轻轻采摘一颗太阳
回去将它挂在屋檐
晨风和晚风会吹奏出
叮叮咚咚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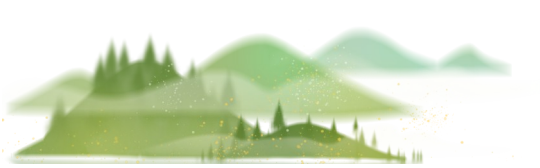
湖蓝的群山

湖蓝的群山是一面面屏风
许多的人从屏风上走出来
许多的风又被吹回屏风里
我是那个在屏风里来回奔走的人
身上还带着草木的气息
这些年，屏风中又绘上许多风车
更多的风从远方来到山中
群山环绕，流水依依
落日给苍岭的屏风绣着金边
一只鸟雀从湖蓝的屏风中向我飞来

夜色中的云落屯

山腰间凿出的小路，环抱着
过于坚硬的石头，像同样坚硬的岁月
从遥远的时空走来
腰间寺庙的香火，仍怀虔诚之心
错落的树影，陈旧的亭台
在红墙黑瓦间许下多少平凡的愿望
山背后的崖壁上，曾安置着
悬棺，久远的故事
已在尘烟中风化，只留下
小而知知的空洞
山脚下，万千灯火依次点亮
晚风吹拂着亭子，月光正踏马
从远古走来

■ 杨 静，笔名木青，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扬子晚报》《河南科技报》等。



从笔直的顺德大道向东北方向那头望去，大道的尽头是石泉山，石泉山像一只伏着的兔子，它弓着身子，高昂着头注视着县城，俨然自治县变迁的“见证者”。

奇异一石山，一山有三名：曰石泉，曰伏兔，曰猫公。

山下有一大溶洞，洞内泉水终年不枯，故名“石泉山”；不同角度远眺这座山，出现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西面看去，山像一只伏着的兔子，因而得名“伏兔山”，从北面看去，山却变成了一只蹲着的“猫”，因而又叫“猫公山”。真应了苏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总感觉“伏兔”的名字比较文雅，“伏兔春荫”的名称更有诗意，即使在萧索的冬天，只要想到这个名称，心里便有了春的温暖。

往昔，石泉山树木繁茂，春天一到，绿树成荫，因此，被文人雅士选为三江八景之一“伏兔春荫”。还有一种说法，“伏兔春荫”应为“伏兔春莺”。因为春天到了，山上茂密的树林，吸引大量的飞鸟栖息于此，它们整天在鸣叫求偶，因此叫“伏兔春莺”。不管是哪种说法，都着眼于石山的树木繁茂，给人视觉与听觉美的享受。

石泉公园的建成提升了“伏兔春荫”的名气，越来越多的人走近她，亲近她，她也渐渐地走进人们的心里。

走进石泉公园，被她的大气所折服。石泉山前空旷的广场立了牌坊式大门，长鼓造型的八根柱子稳稳地支撑着高大的牌坊，牌坊的前面写着“石泉公园”，背面写着“伏兔春荫”，牌坊的顶部是盘王印。在朝阳下，“伏兔春荫”四个字很闪亮。

石泉山遗址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中有岩洞，岩洞有泉水，确实是先民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已采集的石器有石斧、肩石锛、石镞、石凿、石磨轮、石环、砺石，陶器有斗、瓮、罐、碗、陶纺轮，属新石器晚期的文物。印纹硬陶饰纹有回字纹、方格纹、夔纹、菱形纹、云雷纹等。石器以磨制居多，兼有少量打制石器，陶器以夹砂陶居多，多为赭黄色，少数为灰黄、红黄色。这些文物足以证明石泉山是粤西北地区年代较早、遗物较丰富的远古遗址。

说起石泉山遗址文物保护，不得不提及九旬老人裨振文。他倾情石泉山文物溯源七十载，用热爱和坚持叩听石泉山清澈的千年回声，共收集了散落在石泉山周围的古人类遗物5600多件。2018年出版《石泉山文物集萃》一书，2020年瑶族博物馆策划推出了《石泉山文物集萃——裨振文集藏远古文物特展》。展览选取了裨振文集藏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春秋战国至汉代的石器53件、陶器62件、骨器6件、动物骨骼8件及玉器铜器6件。开馆当年，便有10多万人参观。文物得到了保护，石泉山厚重的历史有了归宿。

在石泉山一个岩洞里，有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总行金库遗址，它的左侧是一个较大的岩洞，石壁上刻有“义愤难容”和“矢勤矢勇”。1938年10月，广东省国民政府迁至连县，省政府及所属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等二十多个单位陆续迁至三江，省政府首脑机关驻扎石泉山下。当年，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率部属到石泉山岩洞暂避日军的空袭。吴铁城对日军的猖獗无比愤怒，手书“义愤难容”镌刻在石泉山岩洞石壁上。为激励军民勤奋不懈、勇往直前、团结抗战，他又手书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矢勤矢勇”，也镌刻其上。石泉山绕不开纷飞的战火，却留住了一段珍贵的历史。

环绕石泉山新修的绿道走一圈，你会发现“伏兔春荫”有一个联红古村映衬着。这些古民居建于明清至民国时期，青砖黑瓦，古朴厚重。它们历经百年风雨，有的已成残垣断壁。村内尚有罗屋巷、东鼎巷遗址，该村现保存较好的古建筑有门楼3座；城上村门楼、中和里门楼、桂林坊门楼。村中主干道用青石板铺设，与青砖古民居浑然一体。奇山古村，相互映衬，它们在时光的隧道穿梭中历经风雨却风采依然。

在旧时“三江八景”中，石泉山独占两个，除了“伏兔春荫”外，还有一个“石泉夜渡”。三江河曾从寨脚村古榕树旁边流过，以前，人们从三江河旧河道过渡到龙口五里亭。夜晚时分，渡船往来，船灯点点，倒影闪烁，简直是一幅富有诗意的生活画。

一山一传奇，惊叹她的春荫与历史，惊叹她的柔美与厚重。

她从远古走来，经过漫长时空的沉淀，成了连南的历史名山，见证了连南的变迁。

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跳跃而至，踮踮着望向西南，街道越来越宽，荒地也成了公园，看着连南一年一变，不断向前，她的脸庞早已泛着笑颜。

一年好景，四季春荫。石山树木葱茏，春夏枝繁叶茂，郁郁青青；秋冬绿荫不减，墨染山林。“兔尾”三棵古榕，树冠如黛，令人动容。登上“兔首”凉亭，转仰白面峰，两山高低斜对，俯仰成趣，一起笑看秋月春风，对望着鹿鸣，巍巍雄关依旧在，却同几度夕阳红，岁月静好，此处最动情！俯视连南县城全貌，一江两岸亮起来，瑶族博物馆缠绕着长长的“红头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高楼，墙上的中国红火把燃起《瑶族舞曲》天籁之音，让人驻足聆听。县城虽小，映入眼帘的却全是美景。

伏兔春荫，地标风景。南来北往之客，东奔西走之宾，未到连南县城，先见伏兔春荫，收获一份神秘与欢欣。连南各族同胞向着春天，趁着东风，对着朝阳，歌儿总是唱得如此深情。

■ 方日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民族报》《民族文学》等。



春风吹过前顺村

□ 黄 泽

站在贵金古高速金烽乌江大桥上，眼前的乌江大峡谷，顿给人一种山重水复的感受：陡峭的山势，幽深的峡谷，弥漫着烟霞的粼粼波光，一幅朦朦胧胧的山水画徐徐展开。在浓雾缭绕的峡谷中忽隐忽现的小渔村，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金沙县化觉镇前顺村，这里位于黔中腹地深处，依山傍水，是典型的乌江峡谷风光。

三百多年前，被称为“仲家”的布依族先祖们便纷纷从修文、息烽等四面八方迁来，一眼就爱上了这里的风景，于是便选择了沿江靠山临水、土地肥沃的“风水宝地”安家落户。见村后山峦如画，村前大河奔流，就给村庄取了一个悦耳的名字——顺江。后来有人在顺江附近的盐茶古道上开了一个钱铺，于是前顺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前铺（钱铺）也应运而生，再后来，前铺和顺江两个村合并，也就成了今天的前顺村。

正是早春时节，还没有进入前顺村，空气中早已弥漫着一阵阵浓郁的花香，这花香时而似幽香入鼻，时而又似浓烈如蜜，让人沉醉。一眼望去，路边的野花正开得耀眼：金樱子紫红的嫩芽，遮不住春天的喜悦，在隽秀的枝丫之间，淡黄色的小花上，挂着几颗晶莹的露珠，仿佛是春天清澈的眼眸；野木香枝戟般坚挺的枝丫间，满是籽粒般的花蕾，只待一场春雨后，便可洋洋洒洒地盛开；蒲公英扬起的小花伞，耀眼光亮，写满了春天的梦想；一阵风吹过，杜鹃花的花瓣从树枝上飘落下来，犹如下了一场粉红色的花雨，充满了诗情画意。

几株粗壮的云实（当地称闹王刺），在一堵秀丽的山崖下蓬蓬勃勃，虬龙般的枝干上，延伸出若干长满尖刺的花枝，守护着金黄色的花穗，上面开满了密密麻麻的艳丽花朵；几株野蔷薇的藤蔓爬在岩石上，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像一张张小姑娘的脸，纯净地守候着这午泄的

春光，跨越千年，等待着每一个探访者的脚步。

雾霭和烟岚中的前顺，衬托在蓝天碧水之间，显得更加隽永和秀丽。走进村庄，仿佛走进了打翻的调色板：嫩绿的豆麦，金黄的油菜花，火红的桃花，洁白的李花，加之绿荫掩映下布依人家青苍色的屋瓦，灰白的老墙，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世界。宽阔的滨江步道，露营地里洁白的帐篷，村庄里错落有致的布依族民居，时而出现的乡村民宿……这一切，让人很难把这个藏匿于乌江峡谷深处的美丽村庄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只有江边那个斑驳陈旧的明清老渡口，似乎还默默地停留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述说着曾经的过往，也见证着小村的变迁。

被村中一块不起眼的石碑所吸引，透过石碑上的文字，我了解到这个滨江布依族村寨的前世今生。碑文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

沿江五公里长的观光步道，在几栋颇具北欧风格的风情小木屋前，凸兀成一段悬空的观景台，很是抢眼。上观景台的木桥护栏和整个悬空的桥体，被紫藤和绿树掩映着，忽隐忽现。走到观景台上，眼前视野开阔，绿水青山尽收眼底。

观景台的左前方临江的开阔地，就是远近闻名的滨江露营基地。此时的营地里，早已人头攒动，星罗棋布的帐篷，像是长在绿草如茵的大地上的一朵朵蘑菇。几个孩子拽着长长的线，在空中上跑着，空中摇曳的风筝，仿佛一只只翱翔的小鸟，映衬在蓝天白云间。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景象来。

■ 黄 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落花无意流水无情》《历史和现实交汇处的乡村》等。

